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康傑

讀禮通考卷五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儀節二十二

臨禮

周禮春官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王哭諸侯亦如之注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為位而哭之。

胡安國曰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

乾學案天子為諸侯緦衰非緦麻也

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

注天子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為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絰衍字也時人間有弁絰因云之爾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緦衰使有司哭之非也衰戚之事不可虛 疏諸侯薨在本國天子遥哭之

不親見尸柩不服緦衰弔而服爵弁紂衣紂衣絲衣也則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

方慤曰爵弁則其色如爵紂衣音緇則以其色如之

胡銓曰有司哭之非也惡夫涕之無從況使人乎

雜記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

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孫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孫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孫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孫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孫降自阼階拜之升

哭與客拾踴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注上客介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為哭爾臨者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賓三辭而稱使臣為恭也為恭者將從其命孤降自阼階拜之拜客謝其厚意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 疏此明介含襚賵既畢上客行臨哭之禮使一介老某相執綍者某者上客名也相助也謙言助主人執其葬綍其實為哭而來爾一介者言已唯有一人為介謙辭爾其實介數各下其客二等臨者不敢自同賓故入門右從臣位也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者主國宗人掌禮欲納此介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降曰請復位者宗人下阼階請客復門西客位也反命者反此客之辭命於嗣君也曰孤敢固辭者是宗人受嗣君之命以告客前文云孤某此直云孤不云某者客是使臣不復稱名也前四禮客皆在門西此臨在門東者前是奉君命而行此是私禮若聘禮私覿故在門東

陸佃曰臨應親至故其辭如此據寡君使某毋使某公使某毋使某賵不云不得承事其遣上客亦以此賵稱上介亞於此歟若陳乘黃大路於中庭蓋亦重禮也言執綍客外客臨有葬而至者也含不及斂不及事矣遂不及殯不及事矣賵不及葬不及事矣雖然猶愈乎否賓升受命於君變子稱君客外客臨有不及事既葬與踰年而後至也公羊傳曰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其曰孤降自阼階則子踰年可知孤不名亦以此

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注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為有凶邪之氣也生人則無凶邪 疏此論君臨臣喪之禮君謂天子往臨臣喪則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

戈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執桃茢之事故云異於生也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於門外祝先入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與大斂同也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則去桃茢可知也喪大記雜記諸侯禮明天子亦然此經所云謂天子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亦謂未襲以前若已襲之後茢亦去之與天子同是天子未襲之前臨臣之喪巫祝桃茢執戈三者并具諸侯臨臣之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也人之喪也有死散之道人之所惡故難言也

劉敞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書曰元首

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爲背死而忘生則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君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爲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也宜若禮然曰否是故亦周末之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焉夫不以賤而棄之爲勞也夫不以死欺之爲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况於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

曲禮臨喪則必有哀色

陳祥道曰情者色之實色者情之文情之得失存乎內則色之得失見於外臨喪必有哀色則哀之情可知

呂大臨曰色必稱其服情必稱其色內外相稱所謂不失色於人

臨喪不笑 呂大臨曰臨喪非笑所也

入臨不翔 疏入臨人之喪不得翱翔為容

哭日不歌 疏哭日謂弔人日也

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朱注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子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疏親臨死喪當致其哀不哀則失於和易

黄公紹韻會琴要臨力鴆切哭也顏師古曰衆哭曰臨毛晃增韻喪哭論語臨喪不哀禮記臨喪則必有哀色周禮王弔臨注以尊適卑曰臨

奔喪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

注此明五服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則不爲位矣

疏此明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案檀弓云師吾哭諸寢與此異者熊氏云檀弓殷禮此周法也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與代禮也此母黨在寢逸奔

喪禮母黨在廟者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慈母繼母之黨未知孰是故兩存之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則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為師同故哭之廟義亦通也

方慤曰廟者神之所居有尊之道故哭父之黨於廟寢者人之所居有親之道故母妻之黨於寢師以道之尊而有別於父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之親而有別於母妻故於寢門外所識則非親特與之相識而已故於野以示其遠焉

喪服小記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注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

朱睦㮮五經稽疑朋友哭於寢門之右南面者以訃自外至故向外為位而哭也哀盡則位徹矣安得有

弔賓來而爲主以待之乎說者亦鑿矣

檀弓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注以其正也子爲主袒免哭踊注親者主之夫入門右注北面辟正主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注狎相習知者父在哭於妻之室注不以私喪干尊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疏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爲之哭於適室之中庭也甥服舅緦故命己子爲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者冠尊不居肉袒之上必先去冠而加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子既爲主位在東階之下西嚮父入門右近南而北嚮哭也鄭注知此北面者鄭推子既爲主在東階下西嚮父不爲主若又西嚮便似二主故

入門右而北面示辟為主之處也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使人出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事明為主在子不關己也若弔人與此亡者曾經相識狎習當進入共哭也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而哭之亦子為主使人立於門外也案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此哭於適室及異室者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此云子為主袒免哭踊則夫入門右亦哭踊知者以其上文申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故知夫入門右亦踊但文不備爾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注嫌哭殯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注近南者為之變位同國則往哭之注喪無外事疏此哭於門內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故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言近南為之變位以其尋常為主當在阼階東西面今稱門內之右故知近南

為之變位也必變之者以哭於大門內之右既非常哭之處故繼門而近於南也鄭云近南則由西面但近南爾必知西面者案士喪禮朝夕哭衆主人衆兄弟繼婦人南皆西面明此哭兄弟亦西面也所以同國則往哭異國則否者以其已有喪殯不得嫌他國故鄭云喪無外事

方慤曰哭於側室者欲其遠殯宮也哭於門內之右者不居主位示為之變也同國往哭之者以其不遠故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注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注為之主也既哭進使者而問故注使者自衞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使者曰醢之矣注時衞世子蒯聵篡輒而立子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遂命覆

醢 注覆棄之不忍食 疏師哭諸寢今哭子路於中庭故曰與哭師同親之若其不親當哭於寢門外與朋友同

王安石曰孔子哭子路與哭師同或者哭弟子之禮當如師猶服之有報乎

陳祥道曰哭於中庭視之猶子也有人弔焉而夫子拜之自視猶父也遂命覆醢者非特不忍食之又不忍見之也

陸佃曰哭以師友之閒進之也

吳澄曰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外中庭在寢之外寢門外之内故陸氏謂之師友之閒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 注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 孔子曰吾惡

乎哭諸注以其交會尚新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注別親疏也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注別輕重也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注已猶大也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注本於恩哭於子貢寢門之外遂命子貢為之主注明恩所由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注異於正主疏兄弟親父友疏必哭諸廟及廟門外者兄弟是先祖子孫則哭之於廟此殷禮周則哭於寢故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若無殯當哭於正寢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非先祖之親故在門外也師友為重所知為輕所以哭師於寢寢是己之所居師又成就於己故哭之在正寢此謂殷

禮若同禮則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故鄭荅趙商之問亦以為然孫炎云所喪師哭諸廟門外是周禮也依禮而哭謂野若不依此禮則不可故下云惡野哭者以是禮為野哭也

陳祥道曰為子貢而來知生者也為伯高而來知死者也知生者弔而不傷則來者禮也故拜之知死者傷而不弔則來者非禮也故勿拜之哭於賜氏義也故子貢之拜不拜禮也

陸佃曰禮哭師於廟門外而孔子曰師吾哭諸寢至是師少隆矣蓋君不知所以教而後師之報禮重故子貢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然則心喪三年記孔子以後之禮

徐師曾曰凡兄弟出於祖内親也故哭諸廟父友聯於父外親也故哭諸廟門外師以成德其親視父故哭諸寢友以輔仁其親視兄弟故哭諸寢門之外皆重之也泛交之人不及朋友故哭諸野疏之也此常禮

也今伯高於我過於所知而不及師友於野則太疏於寢則太重此常禮所無要當以義起爾故因其由賜而見遂哭諸賜氏且使為之主明恩之所由也既而人教以拜賓之禮為子貢而來則弔生之情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情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爾聖人酌哭泣之位審拜賓之禮其慎如此所以為禮義之宗主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

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注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

方慤曰生既畏之不敢不與之交死亦畏之不敢不為之哭矣哭諸縣氏以其禮所由起與哭伯高於賜氏同義

游桂曰春秋時先王之禮顛倒錯亂甚矣魯悼公之喪孟敬子食食此人臣而禮損於君者也繆公之於莊子此人君而加禮於臣者也行道者以政正人之情因情而制當行之禮苟為不然政亂而時弊時弊而情佚情佚而禮變矣

徐師曾曰哭諸縣氏以禮自縣子而起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注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救猶助也微猶非也　疏介夫匹庶之賤人子罕是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悅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

陳祥道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鄭敵莫抗跤顛裏一人之瘡而西羌頓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悅其可伺隙抵巇而伐之哉覘者所知微矣

葉夢得曰介夫至賤子罕一哭之哀而晉國覘之不敢伐聖如孔子以為天下莫能當之故曰治國不敢侮鰥寡而況於士民乎

左傳成公二年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注郤克士燮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注師還過衛故因弔之衛人逆之注逆未復命故不敢成禮婦人哭於門內注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注至葬行此禮疏哭於大門之外謂大門外之西東面衛人逆之謂大門外之東於門外設喪位

西面各從賓主之位婦人哭於門內謂門內之西東面以堂上在西東面故也至於二子之去衛人送之其位亦如之自此有鄰國弔者常行此禮而至於葬沈氏云雜記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

某使請事容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此臣奉君命行弔之禮今二子師行經衛竟不敢成禮故於大門之外喪大記云君之喪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又曰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是喪位婦人哭於堂

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注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魯立其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注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注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注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注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注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注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

漢書賈山傳上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

霍光傳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中大夫任宣與

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

後漢書祭遵傳遵卒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曰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以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既葬

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

李通傳通卒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

銚期傳期卒帝親臨襚斂

鄧晨傳晨卒乘輿與中宮親臨送葬

卓茂傳茂卒賜棺椁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

趙熹傳熹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

牟融傳融卒車駕親臨其喪

鄧彪傳彪卒天子親臨弔焉

馮勤傳勤卒帝悼惜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秘器賻贈有加焉

伏湛傳湛卒賜秘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脩冢

侯霸傳霸卒帝深悼惜之親自臨弔

張禹傳禹卒使者弔祭

趙典傳典病卒使者弔祠

梁商傳商薨帝親臨其喪及葬贈輕車介士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瞻望車騎

杜林傳林卒帝親自臨喪送葬

馬廖傳廖卒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賵賻使者弔祭王主會喪

桓榮傳顯宗永平中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於首山之陽

通典魏大司馬曹真薨王肅為舉哀表云在禮大臣之喪天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庭哭馬同姓之臣崇於異姓自秦逮漢多闕不脩暨光武頗臻其禮於是羣臣莫不

競勸博士范升上疏稱揚以為美可依舊禮為位而哭之敦睦宗族於是帝幸城東張帷帳而哭之及鍾太傅薨又臨弔焉

晉書鄭冲薨帝於朝堂發哀

羊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

王沈薨帝素服舉哀

賀循卒帝素服舉哀哭之慟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甚哀

職官分記晉尚書令拜授皆策命薨則於廟堂發哀

晉書載記後秦姚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

梁書天監二年沈約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

十八年武帝春祠二廟既出宫有司以左將軍馮道根訃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栁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

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之慟

魏書盧魯元卒太武帝三臨之

渭州刺史昌國伯雷紹卒還葬長安武帝素服臨弔

明帝時長孫澄卒自初喪至葬帝三臨之宇文容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典禮

周書太師李弼薨明帝三臨其喪

唐書禮志君臨臣喪則設大次於其門西設素裀榻於堂上皇帝小駕鹵簿乘四望車警蹕鼓吹備而不作皇

帝至大次易素服從官皆易服侍臣則不皇帝出次喪主人免絰釋杖哭門外望見乘輿止哭而再拜先入門右西向皇帝至堂升自阼階即哭位巫祝各一人先升巫執桃立於東南祝執茢立於西南戈者四人先後隨升喪主人入庭再拜敕引乃升立戶内之東西向皇帝出喪主人門外拜送皇帝變服於次乃還廬文武常服皇帝升車鼓吹不作而入

唐書魏徵傳徵薨帝臨哭為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

西華堂將葬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
高士廉傳士廉卒帝欲臨弔房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臨喪帝猶不許無忌至流涕乃還入東苑南向哭喪出橫橋又登城西北樓望哭
張公謹傳公謹卒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曰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

王珪傳珪卒帝素服哭別次
崔敦禮傳敦禮卒高祖爲舉哀東雲龍門
李大亮傳大亮卒太宗爲之舉哀於別殿
郭孝恪傳孝恪討龜茲中流矢卒太宗責孝恪斥候不
明至顛覆奪其官後愍死戰更爲舉哀
郝處俊傳處俊卒帝哀歎其忠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
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
泉男生傳男生卒帝爲舉哀喪至都詔五品以上官哭

之

蘇瓌傳瓌卒皇太子别次舉哀

蘇頲傳頲卒帝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

太常因革禮禮院例册乾徳四年九月皇舅右衛大將

軍杜審瓊卒中書門下召禮官訪皇帝臨喪故事禮院

言案開元禮臨喪所司備小駕鹵簿儀仗鼓吹前導未

出宫前備奏嚴及侍中奏中嚴外辦百官皆素服陪位

皇帝自内乘輿門下侍郎奏請降輿千牛將軍四人執

戈出一人執桃一人執茢又周顯德二年樞密使郭仁誨薨其日周世宗車駕幸其私第贊禮者引喪主哭於大門内望見乘輿止哭再拜引喪主立於庭皇帝至幕殿改服素服就臨升殿南間喪主内外再拜皇帝哭十五舉音喪主内外皆哭皇帝詣祭所三奠酒喪主以下再拜皇帝退止哭從官進名奉慰皇帝改常服還内及五年王樸薨世宗臨喪更不具儀今來皇舅杜審瓊之喪亦乞不用小駕鹵簿儀仗等物只依王樸例施行詔

可

宋史建隆四年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卒太祖素服發哀其後趙普薨太宗亦如之景德四年李沆薨禮官言舉哀品秩雖載禮典伏緣國朝惟趙普曹彬曾行兹禮今望裁自聖恩詔特擇日舉哀自後宰臣薨皆用此禮

太常因革禮大中祥符三年四月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駙馬都尉石保吉薨車駕欲即日臨喪有司言乙

卯饗太廟已在致齋中請俟祀畢乃往詔可六月翰林侍講學士禮部尚書兼秘書監郭贄卒詔曰贄逮事先朝歷升顯位初序齒胄實賴師模逮夫纂承益隆委遇經筵書府方任老成遽以訃聞倍深惋歎追懷舊德宜越常鈞朕今親臨以申軫悼仍勅所司不得為例　天聖喪葬令皇帝臨臣之喪一品服錫衰三品以上緦麻四品以下疑衰皇太子臨弔三師三少則錫衰宮臣四品以上緦麻衰五品以下疑衰

宋史太平興國元年薛居正卒太宗親臨居正妻拜於喪所

邢昺傳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加於邢昺與郭贄者以恩舊故也

李沆傳沆薨真宗再往臨哭之

程大昌演繁露石熙載為樞密使乞解政除右僕射

太平興國九年薨太宗即往臨其喪近世執政既罷而卒車駕臨視自公始

楊礪傳礪為樞密副使卒官真宗軫悼即冒雨臨其喪礪僦舍委巷中乘輿不能進步至其地嗟憫久之廢朝贈兵部尚書

天禧元年太尉王旦薨時季秋大享明堂其日發哀真宗疑之禮官言初事在質明之前成服於旣祠之後於禮無嫌詔可

仁皇訓典太傅致仕張士遜卒幸其第臨奠翌日上顧謂輔臣曰昨日左右有言庚戌是朕本命日不宜臨喪

朕以師臣之舊何所避也文彦博進曰陛下過於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謹遠矣

宋史元祐元年王安石薨在神宗大祥之内司馬光薨亦在諒闇中皆不舉哀成服

高宗於劉光世張俊秦檜之喪皆為臨奠然後設幄舉哀成服

宋史禮志車駕臨奠太常新禮宰相樞密宣徽使叅知政事樞密副使駙馬都尉薨皆臨幸奠酹及發引乘輿

或再往咸平二年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楊礪卒即日冒雨臨其喪大中祥符元年殿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李繼和卒真宗將臨其喪以問宰臣對曰繼和以品秩實無此禮陛下敦序外族先朝亦嘗臨杜審瓊之喪於禮無嫌帝然之即日幸其第康定二年右正言知制誥吳育奏臣竊見車駕每有臨奠臣寮宗戚之家皆即時出幸道路不戒羽衛不全從官奔馳衆目驚異萬乘法駕豈慎重之意乎雖震悼方切於皇慈而舉動貴合乎經

禮臣竊詳通禮舊儀盖侯喪家成服然後臨奠於事不迫在禮亦宜臣愚欲乞今後車駕如有臨奠去處乞候本家既斂成服然後出幸則恩意容典詳而得中警蹕羽儀備之有素事下禮官議遭喪之家有出殯日乃成服者恐至時難行臨奠請自今聖駕臨奠臣寮宗戚之家若奏訃在交未前即傳宣閤門只於當日令所屬候儀衛備奏請車駕出幸若奏訃在交未後即次日臨奠庶使羽衛整肅於事為宜詔可其儀乘輿自内出千牛

將軍四人執戈一人執桃一人執茢前導車駕將至所
幸之第贊禮者引喪主哭于大門内望見乘輿止哭再
拜立于庭皇帝至幕殿改素服就臨喪主内外再拜皇
帝哭十五舉音喪主内外皆哭皇帝詣祭所三奠酒喪
主巳下再拜皇帝退止哭從官進名奉慰皇帝改常服
還内
朱彧可談故事宰相薨駕幸澆奠褰帷見尸則所陳
尚方金器盡賜其家不舉帷則收去宰相呉充元豐

閭薨於私第上幸焉夫人李氏徒跣下堂叩頭曰吴
充貧二子官六品乞依兩制例持喪仍支俸詔許之
然倉卒白事不及褰帷駕興諸司斂器皿而去計其
所直與二子特支俸頗相當因謂官物不可妄得如
此
朱子語類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
哀臨温公事曰温公固是如此至於嘗為執政已告
老而死祖宗亦必為之親臨罷樂看古禮君於大夫

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恝然此是渡江後君臣之勢一向懸絶無相親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可為緣是親愛一體爾

顧璘息齋存藁張翊上元人弘治甲子舉人嘗采宋史臨奠大臣之禮為一編曰臨奠録示大臣宜厚也

遼史重熙十二年蕭孝忠薨帝素服哭臨赦死囚數人為孝忠薦福葬日親臨賜官戶守冢

金史貞元三年太傅大㚖薨親臨哭之命有司廢務
大定六年僕散忠義薨上親臨哭之慟輟朝奠祭賻銀千五百兩重綵絹各五十世宗將幸西京復臨奠命參知政事唐括安禮護喪事凡葬祭從優厚官為給之
十二年紇石烈志寧薨上輟朝臨其喪行哭而入哀動左右將葬上致祭見陳甲柩前復慟哭之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葬事祠堂皆從官給
明太祖實録洪武二年冬十月鄂國公常遇春訃至上

悲悼罷朝即命禮部議天子為大臣發哀禮禮官言周制王哭諸侯大宗伯為上相檀弓天子之哭諸侯雀弁紂衣自周以降天子為諸王大臣皆有舉哀之禮漢東海恭王薨明帝幸津門亭發哀晉長樂公主扶風王亮薨武帝並舉哀三日唐永安王孝基薨高祖為之發哀宋汝南郡王晉王夫人符氏薨天子皆為之素服舉哀此為諸王妃主而舉哀也魏司馬曹真薨帝幸城東張帳而哭之唐太子右衛率李大亮卒太宗為之舉哀樂

安郡公惟正薨仁宗素服發哀於後苑此為大臣宗戚而舉哀也今請用宋太宗為韓王趙普舉哀故事制可

其儀注與集禮大同

十八年二月太傅魏國公徐達卒帝祖跣奔達寢撫尸而慟

衛國公鄧愈卒于壽春帝哭之慟輟朝三日喪車至三山帝親出臨奠之

乾學案禮有君視大斂之儀記詳君弔大夫

士之節後世君臣勢分日隔其或奏訃而舉哀或臨弔或賜賻或送葬皆為殊典因統載於臨喪之條

開元禮若有親故哭殯者內外俱升就殯堂位尊者坐若賓敵體以上賓初入則起賓坐亦坐賓起亦起內外俱哭相者引賓入升堂立于殯東西面南上尊者坐俱哭盡哀尊者起相者引出卑者再拜訖乃就主人前稍南東面執慰相者引以次出慰深者賓拜訖入哭盡哀或就孝子撫哭盡哀而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

降還次

政和禮品官喪儀若哭殯內外俱升就殯堂尊者坐若賓敵體賓初入門起賓坐亦坐賓起亦起內外俱哭贊者引弔者入升堂立于殯東西向南上尊者坐哭盡哀乃出弔者再拜訖乃就主人前慰訖贊者引以次出恩深者賓拜訖入哭盡哀少頃還訖如初賓客以弔而重來者主人哭而見其去也人哭之未葬必備衰經而後見

庶人喪儀哭殯俱升就殯堂哭尊者坐若賓敵體以上賓初入則起賓坐亦坐賓起亦起贊者引親賓入升堂立于殯東西向南上尊

者坐哭盡哀乃出弔者再拜訖乃就主人前慰訖賛者引以次出少頃還次如初

奠禮

許慎說文奠置祭也

劉熙釋名喪祭曰奠奠停也言停久也亦言樸奠合體用之也

朱子家禮奠用香茶燭酒果有狀或用食物即別為文也賻用錢帛有狀惟親友分厚者有之具刺通名賓主皆有官則具門狀否則名紙題其陰面先使人通之與禮

物俱入

入哭奠訖乃弔而退

既通名喪家炷火然燭布席皆哭以俟護喪出迎賓賓入至聽事進揖曰竊聞某人傾背不勝驚怛敢請入酹并伸慰禮護喪引賓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祝酹茶酒俯伏興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主皆哭盡哀賓再拜主人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拜進曰不意凶變某親某官奄忽傾背伏惟哀慕何以堪處主人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酹并賜臨慰不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先止賓慰主人曰修短有數痛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乃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護喪送至聽事茶湯而退主人以下止哭　若亡者官尊則曰薨逝少尊即云捐館生者官尊則云奄棄榮養存亡俱無官即云色養若尊長拜賓禮亦同此唯其辭各如啓狀之式

儀節 既通名主人炷香然燭布席各具服就位哭以俟護喪出迎賓祝至進揖訖引至靈座前立定

序立 獨祭則曰就位 舉哀 哀止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詣靈座前 若是衆賓則尊者一人獨詣 焚香 跪 尊長者則不用此句 酹酒 執事者跪奉盞與賓賓接之傾酒於地 奠酒 執事接盞置靈座前 讀祭文 祝跪於賓之右讀訖 舉哀俯伏興平身 若不跪不用此二句 復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焚祭文 哀止 禮畢 案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則弔喪不荅拜明矣而家禮本書儀乃從世俗有賓主拜荅之文蓋禮從宜二先生蓋以義起也弔不荅拜禮有明訓二先生尚以義起之若夫祭奠而主人代亡者拜恐無甚害今從弔奠者尊長於亡者則主

人代拜平等與卑者則否

慰謝儀行禮畢主人哭出西向主人稽顙拜興拜興賓亦哭答拜賓慰主人曰某親傾背哀慕何堪主人謝賓曰伏蒙奠酹并賜慰臨不勝哀感拜興拜興賓答拜舉哀賓主相向哭盡哀哀止賓先止寬主人曰願抑孝思俯從禮制禮畢賓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護喪送出或少延茶湯而退

高閌曰既謂之奠而乃燒香酹酒則非奠矣世俗承習久矣非禮也　又曰喪禮賓不答拜凡非弔喪無不答拜者胡先生書儀曰若弔人是平交則落一膝展手策之以表半答若孝子尊弔人卑則側身避位

位候孝子伏次畢者即跪還須詳緩去就無令跪伏與孝子齊

楊復曰案程子張子與朱先生後來之說奠謂安置也奠酒則安置於神座前既獻則徹去奠而有酹者初酌酒則傾少酒於茅代神祭也今人直以奠為酹而盡傾之於地非也高氏之說亦然與此條所謂入酹跪酹似相牴牾蓋家禮乃　初年本當以後來已定之說為正詳見祭禮降神條　又曰案弔禮主人拜賓賓不荅拜此何義也蓋弔賓來有哭拜或奠禮主人拜賓以謝之此賓所以不荅拜也故高氏書有半荅跪還之禮凡禮必有義不可苟也書儀家禮從俗有賓荅拜之文亦是主人拜賓賓不敢當乃荅拜今世俗弔賓來見几筵哭拜主人亦拜謂代亡者荅拜非禮也既而賓弔主人又相與交拜亦非禮也

唐順之與宜興諸友書古禮饋奠則從主人而服則

從族戚朋友各以親疎輕重自製之是故主人饋奠而族戚朋友助之執事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族戚朋友供奠物之文也主人勞族戚朋友以執事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主人散麻散縞散絹於族戚朋友之文也今一切反是族戚朋友為之饋奠是以族戚朋友而代主人之所自盡也主人為之散麻散縞散絹是以主人而揎族戚朋友之所自備也此禮不知始何時古所謂野於禮者其此類之謂乎且近世喪

葬日奢日靡富貴之家一日至享十家之奠自啓殯至葬數日間大牲小牲刳割狼籍且百千計鬼神情狀與人情不相遠鬼而無餒所食幾何今若此不惟生者靡費抑亦使死者不忍且夫放生以資冥福則儒者所不信殺生以重冥咎則理未必無是以痛為亡妻謝此業債族戚朋友則相信者多矣而一麾自宜與歸聞諸友復欲醵金為奠且殺生靡費於有所用所必受猶尚不可况施於所必無用所必不敢受

其謂之何如諸友以為情有未盡但遠來臨葬此亦足矣即使我身後諸友亦只須如是行之但能相體不為無情也

後漢書禮儀志朝臣中二千石將軍卒使者弔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黄綬皆賜常車驛牛賵祭

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亡故不分病故陣亡禮部具手本赴光禄寺備辦祭物自初喪至除服以次遣官致祭　聞喪　入斂　首七至終七　下葬　百日

新冬　周年　二周　除服　都督至都指揮亡故
仍備辦祭物自初喪至除服節次遣官致祭　聞喪
下葬　百日　周年　除服　指揮使至指揮僉事亡
故亦節次遣官致祭　安靈　下葬　周年　除服
衛所鎮撫千戶百戶亡故止二次遣官致祭　安靈
下葬
公侯及在京一品二品父母妻喪三品四品父母喪曾
授封贈及致仕者各照品級造墳安葬在外止祭祀未

封贈者無在外都指揮使至指揮僉事止是禮部遣人往祭一次若回京安葬則照例祭祀千百戸別無祭葬例

永樂以後續定凡公侯承襲病故者祭二壇若管府事有功績加太子太保以上及守備南京者俱祭十六壇　凡駙馬都尉病故者祭十五壇　凡伯爵承襲病故者祭二壇其年幼襲爵不及而故者祭一壇若管事有功績加太子太保以上者祭十五壇若公侯伯為事病

故者祭俱無　凡公侯伯母與妻俱祭二壇係皇親者加祭取自上裁　凡兩京二品以上文官并父母妻三品文官并父母曾受本等封者俱照例與祭葬其三品父母止授四品封及四品官并父母授本等封者俱止賜祭一壇若止授五品以下封者祭葬俱無其有出自特恩者不在此限　凡一品官病故者祭九壇父母受封至一品者祭二壇妻祭一壇　凡尚書左右都御史在任病故者祭二壇其加有東宮三少或兼大學士贈

一品者祭四壇父母妻祭俱一壇　凡兩京三品官病故者俱祭一壇致仕者亦然其以侍郎兼學士贈尚書者祭二壇　凡左右都督至都督僉事管府事病故者俱祭六壇其先有功後閑住病故者祭二壇母妻祭俱一壇若署都督僉事祭一壇　凡中都留守正副俱祭一壇　凡在京親軍衛分帯俸都指揮使及同知僉事在御馬監把總或出充遊擊參將等官有功無過者祭一壇　凡錦衣衛等官指揮使同知僉事或帯俸都指

揮職銜者俱祭一壇無葬其係於皇親者祭葬取自上裁　凡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不拘品級其以死勤事者䘏典取自上裁　凡外國使臣病故者令所在官司賜棺及祭　凡公侯伯歿於王事者嘉靖八年題准於本爵應得祭外加祭二壇

隆慶三年更定凡四品五品文官以侍從春宮軍功等項應沾䘏典者禮部臨時具由取自上裁其他一切雜途盡行停止弘治十年例　遇有前項陳請仍先移文翰林院

兵部覈實如軍功必躬履行陣侍從必日侍講讀春宮必親奉出閤開陳有勞方與具由題請若止曾受官未經實效勤勞者不準嘉靖二十三年例其特恩所加祭葬大約於本等品級內量加一等如無祭者給與祭一壇無葬者給與半葬應半葬者給與全葬如講讀官則五品本身有祭四品本身父母得擬祭葬三品祭得及其妻軍功則四品本身得擬祭葬三品未滿得及其父母各有差等不得越次妄生希覬或有講讀年久啓沃功多軍

旅身殲勲勞懋著者卹典自宜加厚禮部臨時擬議奏請定奪　凡二品官本等祭二壇若加陞一品致仕者祭五壇正德七年例　加東宫三少致仕者祭三壇正德六年例　原加東宫三少而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妻未封夫人者不凖與祭俱嘉靖二十三年例　其加陞日淺政蹟未著者臨時裁實奏請量減若被劾冠帶閒任者祭葬俱無俱弘治十年例　凡四品官已經考滿者其父母例不重封雖止授五品封亦與祭一壇未考滿者不凖嘉靖二十三年例

凡四品以上官其父母曾授本等封贈者先後病故祭得因後并及其先如有前母亦得及之無封贈者不得越例陳乞其品官妻非係封贈夫人者原無祭典不準並祭俱嘉靖二十三年例　凡被劾聽調官有心本無疵事因詿誤雖遭指摘不累其人品者原得祭葬仍準全給或功有可録過有可原者功過當相較量其祭葬應全給者半給應半給者有祭無葬若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照閒住例不準給　凡公侯伯本爵應得祭二壇若在内

掌府事坐營守備南京同在外總兵征討積有勲勞而加太子太保以上者公侯祭十六壇伯爵祭十五壇掌府事坐營總兵歴有勲勞者祭七壇掌府事坐營積有年勞者祭五壇雖掌府事而政績未著者祭四壇管事而被劾勘明閑住者止與本爵祭二壇被劾而未經勘實者祭一壇勘實而罪重者并本爵應得祭葬一概盡削

凡都督同知僉事起用未久病故者與祭三壇嘉靖三十年例

錦衣衛都指揮使身後贈都督同知者亦祭三壇正德二年

例俱照例造葬　凡公侯襲爵未謝恩病故者萬歷二年議準照伯襲爵未久例與祭一壇造葬　凡公侯伯為事未經勘實身故者其妻封命雖未追奪亦從夫例止與祭一壇　凡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管府事及在外總兵病故者俱祭六壇照例造葬都督同知以上不分真署一體給祭葬署都督僉事止祭一壇不得安援　凡興都正副留守俱祭一壇　凡以死勤事若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犯顏諫爭身死國事者執鈗

先登身死戰陣者危城固守身死封疆者諸如此類開具實跡卹典取自上裁其城池失守戰陣敗衂以致殞命者不許一概議給

萬歷十二年續定凡公侯伯掌府坐營總兵加太子太保以上者必查前項官銜因何加授果以勲勞進秩方許照會典公侯祭十六壇伯祭十五壇之例如係因事加恩功業未副者止照勲臣二等例與祭七壇其有不願坐營管府懇疏乞休者查其平生有功無過俱照見

任優卹

馮善家禮集說朝廷遣使或令有司差人致祭者皆先期報知於喪家設靈位於中堂西東向設使者致奠位於東西向讀祭文位於使者之右喪主拜位於靈位之右北向至日陳設牲醴如常儀使者至喪主以下止哭去衰絰易素服出迎於大門外引使者入立於致奠位喪主就位先行四拜禮執事者酌酒授使者致奠三讀祝者取祭文立讀訖喪主以下復行

四拜禮焚祭文畢使者出喪主請使者於賔次拜見如常儀如屋之朝向不同則以前為南凡封贈焚黄亦依下圖跪讀祝於喪主位後立宣誥命於使者位

宋纁四禮初編凡文武官歿朝廷遣官致祭喪家設靈位於堂西東向設使者致奠位於東西向讀祭文位於使者之右南向喪主拜位於靈右北向祭品至喪主烏紗帽青衣角帶跪迎龍亭於大門外龍亭過即起入門安龍亭於堂中設香案於龍亭前行五拜

三叩頭禮使者就致奠位喪主跪靈筵右北向使者

上香執事者酌酒授使者致奠三讀祝者取祭文立

讀訖焚祭文喪主謝恩五拜三叩頭禮畢候龍亭出

門拜謝使者畢仍更衰服宴使者於賔次

讀禮通考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讀禮通考卷六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儀節二十三

含禮

雜記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注言五者相次同時　疏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宣君命人以飲食為急故含次之食後須衣故襚次之有衣即須車馬故賵次之君事既畢則臣私行已禮故臨在後事雖多而同一日畢也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疏此明含之所用含者坐委所含之璧於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葦席承之既葬以後則以蒲席承之宰夫朝服即喪屨者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且不敢純凶待鄰國也以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屨也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宰著朝服若新始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宫此弔者既為上客又賵者是上介則此含者襚者當是副介末介但含襚於死者為切故在先陳之

檀弓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容居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王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也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西討渡河廣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自明不妄 疏容居致其君命云

寡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玉於邾君此是使致辭也其使容居以含者此是記人錄語云其使容居奉玉以行含禮鄭知君行則親含者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是也大夫歸含者雜記云諸侯之喪君使人弔含贈襚是也凡行含禮未斂之前以玉實口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則使人含若既斂已後至殯葬其有含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徐自比於天子以邾君為已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故云進侯玉邾之有司乃拒之易謂簡易為臣禮于謂廣大為君禮容居聞舊日之言原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亦不敢違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不稱王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自言魯鈍樸實不解虛詐唯知不敢忘其祖也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 注曹伯盧謚宣言桓

聲之誤也請含以朋友有相唊食之道使之襚非也襚賤者之事

春秋文公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含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

穀梁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蚤而含已晚注禮含賵襚各異人乘馬所以助葬成風未葬故言蚤已殯故言晚

賵禮

文王世子族之相為也賵賻承含皆有正焉注承讀為贈聲之誤也正正禮也疏隨其親疏各有正禮賵車馬賻財帛含珠玉襚衣服總謂之贈

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疏君敬重弔臨賵賻不使闕失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

雜記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注輈轅也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覲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使

武為史　疏此一節明賵禮乘黃謂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於殯宫中庭北輈者大路輈輮北嚮也客使謂使客之從者為客所使故曰客使自下由路西者由在也陳路北輈既竟賵客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大路亦使設之也引覲禮謚馬為下也四亞之謂馬四疋亞次路車也賵既夕有奠主於親者故既夕禮兄弟賵奠此諸侯相與既疏故無奠

方慤曰乘馬曰賵此言賵禮故陳乘黃大路於中庭

陸佃曰大馬不上於堂故執圭將命小行人圭以馬喪事君言相大夫士言擯亦言之法正言大路舉重以該之蓋二王之後敷所謂乘黃亦如此客使牽馬者也自下自路下西之前聘禮所謂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是也商拜而後稽顙周稽顙而後拜今拜稽顙拜其臣故也即拜其君宜稽顙而後拜稽首首至地

而逓也頓首首至地而頓也空首首不至地凡此三拜以兩手承之所謂拜手稽首是也若今吉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振動若今叩頭矣春秋傳曰再拜稽顙肅拜若今婦人拜是歟春秋傳曰敢肅使者嫌於不敬故謂之肅奇拜一拜也孔子拜為火來者士一大夫再士貶於大夫一拜則凡再拜褻矣褻讀如字言坐委于殯來不言圭尊圭也

少儀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注賵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賻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路也雖為死者來陳之於外　疏此論賻賵之異以馬送死曰賵賵副亡者之意既送亡者遂入廟門以馬助生人營喪曰賻馬幣謂以財貨賻助主人喪用並助主人之物故不將入廟大白兵車革路之旗並為送喪之從車本是田戰之具故不入廟門然所以

得有大白兵車來助主人者此謂諸侯有喪鄰國之君以此賻之或家國自有也　庾蔚之曰禮既祖訖而後賵馬入設於廟庭而入門者欲以供駕䰟車也故鄭云主於死者

檀弓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注祖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史又

讀賵所以存錄之曾子言非禮

方慤曰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焉故曾子以為再告也

春秋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

賵

左傳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

故名注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　疏緩賵惠公生賵仲子事由於王非晅之過所以貶晅者天王至尊不可貶貴貶王之使足見王非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注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注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注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至注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贈死不及尸注尸未葬之通稱　疏惠公既葬乃來故云不及尸葬則尸不復見未葬猶及見之故以葬為限也弔生不及哀疏哀謂卒哭以前今惠公已葬故云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注仲子在而來贈故曰豫凶事

公羊傳惠公者何隱之考也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仲子者何

桓之母也注以無謚也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生稱母死稱妣何以不稱夫人注此難生時之稱也據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成風稱謚今仲子無謚知生時不稱夫人疏文九年僖公成風之襚傳稱夫人今仲子不舉謚不與成風同明生時不得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注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賵玄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則大夫以上備四也束帛謂玄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事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注時以葬事畢無所

復施故云不及事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注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也

穀梁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萬斯同曰左氏言仲子未薨故名天下豈有其人尚在而先來賵者乎此必無之事平王雖庸主宰咺雖具臣吾知其萬萬不為也左氏之言真瀆禮不經之甚不如穀梁以仲子為孝公妾者近是蓋文九年書

僖公成風正與此一例也若公羊言兼之非禮亦不可信人死自有先後豈可賵兩人而並時行禮乎此賵在七月則仲子之卒必在是年之春孔子因位微不書而三傳乃各持一說誠不如斷以僖公成風之例爲畫一而可徵也

劉向說苑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衾曰襚口實曰含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

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

及親者賻賵含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白虎通德論臣死亦赴告於君乎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天子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而況於夫人乎　贈賵者何謂也贈者助也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辭曰知生則賻貨財曰賻車馬曰賵

襚禮

少儀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注言廢衣不必以其斂也賈人知物善惡也不以襚進不執將命也以即陳而已　疏此明送凶襚者以衣送死人之稱禮以衣送敵者死曰襚襚者遂彼生時之意也若臣以衣送君死不得曰襚但云致廢衣言不敢必充君斂但充廢致不用之列也賈人者識物價貴賤主君衣物者也不敢云與君故云賈人也然喪大記云君無襚注云無襚者不陳不以斂鄭注周禮云物謂文織畫繢之物送敵者無謙故云襚也親者相襚但直將進即陳之不須執以將命若非親則擯者傳辭將進以為禮節進謂執之將命也案士喪禮大功以上同體之親襚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

雜記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注不以已之正者施於人

以彼不以為正也後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疏襚謂以物送死用後路路謂上路之後次路也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先路褒衣是已車服之上不可以施人以彼不以為正服所用也

陸佃曰車馬曰賵衣服曰襚襚而以路非正也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注亦於席上所委壁之北順其上下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注授襚者以宰夫服者賈人

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注亦西面者亦襚者委衣時　疏案聘禮有賈人故知授襚者之服是賈人也上云委衣于殯東又云受爵弁皮弁玄端皆云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襚殯也其服重者使執而入爵弁受於內霤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玄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

陸佃曰所受服轉卑故其所授轉高也爵弁皮弁不言委朝服玄端不言委受可言也委不可言也凡端不言服愧於言服據爵弁服纁裳皮弁素積玄端玄裳爵弁服尊矣受於門內霤皮弁次之受於中庭朝服又次之自西階受朝服玄端卑矣自堂上受玄端不言受朝服於西階受玄端於堂亦以此

喪大記君無襚注君無襚者不陳不以斂也　疏君無襚者國君陳衣乃斂悉用已衣臣有致襚不得陳用也

胡銓曰謂君不以衣襚大夫士也此謂小斂若大斂則君有襚士喪禮具之

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注脫祭服以襚臣親賢也凡襚以斂 疏案士喪禮君使人襚不云祭服襚臣今以祭服襚故鄭云親賢也得以祭服襚者諸侯玄冕祭廟大夫自玄冕以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襚也又士喪禮君襚衣不用襲為近尸事褻大斂得用君襚鄭云凡襚以斂者謂庶襚以小斂君襚以大斂也

春秋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左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疏僖公成風服除久矣今始來弔賵當以變禮待之檀弓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服而後越人來弔是古有以服終來弔者也何休膏肓云禮生於敬一使兼二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為禮非也鄭箴云若以為緩案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是鄭不非其緩也若譏一使兼二禮雜記諸侯弔禮有含襚賵臨何以一使兼行知休言非也

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注先使巫祓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疏祓殯是君臨臣喪之禮祓除既了而行襚禮布陳衣物有何可患楚以親襚屈魯魯以祓殯自尊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注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

三十年秋七月鄭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

昭公九年王有姻喪晉使趙成如周弔且致襚

定公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注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注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為親推之三注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白虎通德論贈襚何謂也贈之為言稱也玩好曰贈襚之為言遺也衣被曰襚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

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

賻禮

少儀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注甸謂田野之物 疏臣為君喪進物為獻言入此物是田野之所出合獻之於君有司也必云田所出者臣皆受君地明地物本由君出也賵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注喪者非尸柩之事則不親也舉之舉以東 疏此明賵者授物及主人受之之禮坐猶跪也謂賵者既致命跪而委物於地主人擯者舉而取之吉時若人饋物主人自拜受之有喪主人於哀戚不得拜受使擯者受舉之而已鄭知舉以東者雜記云含者入升堂致命坐委於殯東南宰夫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後襚者賵者並然

若將生人則致命擯者不告賓不升堂然車馬不縣以束而縣以束者謂幣之屬也

表記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疏此有言無實故其不得虛言也

檀弓伯高之喪注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孔氏之使者未至注謂賻賵者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注攝猶貸也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陳澔曰十箇為束每束五兩蓋以四十尺帛從兩頭各卷至中則每卷二丈為一箇束帛是十箇二丈合之五匹也乘馬四馬伯高不知何人意必與孔子厚者冉子知以財而行禮不知聖人之心則於其誠不

於其物也雖若自責之言而實則深責冉子矣

吳澂曰帛五匹為束馬四匹為乘以冉氏之物而假作孔氏之名以與人是虛偽不實也故曰不誠於伯高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注騑馬曰驂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注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注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

往疏顔回之喪子哭之慟慟比出涕為甚舊館之恩
不得比顔回之極而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顔回者舊館
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賻賻故說驂賻之顔回則師徒之
恩親乃是常事且顔回之死必當以物與之顔路無厭
更請賣車為椁以其不
知止足故夫子抑之
陳澔曰駕車者中兩馬謂服馬兩旁各一馬謂驂馬
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情厚者禮不可薄故解說
驂馬以為之賻凡以稱情而已客行無他財貨故也
從自也今若不賻則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
為無自而出矣惡其如
此所以必當行賻禮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注獻子魯大
夫仲孫蔑旅
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時人皆貪夫子善
其能廉　疏此論因喪不貪利之事四方賻泉布來助

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司徒家臣司徒也左傳云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陳祥道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贈賻之餘君子不可利於己亦不可歸於人利於己則啓天下家喪之心歸於人則絕天下郵喪之禮與其利於己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班諸兄弟之貧者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子可之以其賢乎利於己者而已不若班諸貧者為盡善也

馬晞孟曰司徒歸四布蓋以為愈夫家於喪者可也以為善於禮則未矣

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注賻布謂古者以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不家喪者惡因死者以為利也班諸貧者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

鄰里鄉黨 疏古謂錢為泉布者言其流通有如水泉 方慤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豈宜以賻布之餘具之爭此子柳所以不從子碩之請也

春秋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注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 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於下 注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

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注：平王之喪在殯）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注：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注：喪事無求而有賵）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漢制漢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素服往弔皇子始封者薨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

漢書原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時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賻葬皆千萬以上妻子受之以定產業及涉父死乃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廬塚三年由是顯名京師

何並徙潁川太守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雖得法賻勿受

後漢書羊續為南陽太守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遺言薄斂不受賜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賵百萬府丞焦

儉尊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勑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

魯恭父期為武陵太守卒官恭年十二晝夜號踊郡中賻一無所受

王丹好周給有喪者則賻給親自營護遭喪者輙待丹為辦河南守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

管寧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賻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

歐陽地餘貴幸至少府戒子曰我死官屬送汝財勿受也子如父命天子嘉之賜錢百萬

司空楊賜薨贈以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

世說王戎父渾官至梁州刺史渾所歷州郡義故懐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

南齊書張稷所生母劉先假葬琅邪黄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絶事畢隨以還之

江斅傳斅卒遺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蒨啓遵斅令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

張融傳竺超民孫徽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弔之悉脱衣以為賻披牛被而反

唐書竇建德父卒里中送葬千餘人所賻皆讓不受

房玄齡薨帝給以絹布二千段粟三千斛

李勣卒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謹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贈恤之

孔巢父卒賜其家粟帛存恤之

田神功死賻賵絹千匹布五百端

陸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賵遺一不取惟韋皐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

尚書左僕射張九齡卒令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斂中使三至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

開元禮賵賻之禮與弔使俱行則有司預備物數多少準令其日使者至主人大門外便次物輿陳於使者幕南東西為列馬陳於使者東南北首西上使者以下入即庭中位物輿陳於使者位南亦東西為列馬從入陳於庭北首西上於使者出主人有司受而以藏其特行也亦準弔禮　東宮所弔宮臣喪葬若有賻贈之禮與弔使俱行則有司預備物數其日使者至主人第大門外便次物陳於使者幕南東西為列使者以下入即庭中位

物隨入陳於使者位南亦東西為列於使者出主人有司受而以東其特行也亦凖弔禮致奠　親故遣使致賻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篚奉玄纁束帛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凡賻通以貨財使者隨執其物不限於玄纁　相者入告主人立哭相者進主人前東面受命出詣使者前西面曰敢請事使之從者以篚進詣使者前西向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某封若某官無官封者即稱某子使某賻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相者引使者入立於內門外之西

東面主人止哭使者少進東面曰某封若某官使某賻主人哭再拜使者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相者引使者出主人拜送若使者致物不以器掌事者迓受之不委於地其餘賻物從者執之立於使者東南北面西上掌事者乆受之以東藏之

通典大唐制諸職官薨卒文武一品賻物二百段粟二百石二品物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三品物百段粟百石正四品物七十段粟七十石從四品物六十段

粟六十石正五品物五十段粟五十石從五品物四十段粟四十石正六品物三十段從六品物二十六段正七品物二十二段從七品物十八段正八品物十六段從八品物十四段正九品物十二段從九品物十段王及二王後若散官及以理去官三品以上全給五品以上給半若身没王事並依職事品給其别勅賜者不在折限諸賻物應兩合給者從多給諸賻物及粟皆出所在倉庫

五代會要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十月十九日勅太常禮院例凡賻匹帛言段不言端匹每二丈為段四丈為匹五丈為端近日三司支道每段全支端匹此後凡支賻贈匹帛紙言合支多少段庫司臨時併計丈尺給付不得剩有支破　二年四月五日中書門下復奏尚書都官員外郎知制誥張昭遠丁母憂伏以大臣枕凷有弔祭之恩羣寮寢苫無慰問之例高下之位君臣之事無偏況為卿士者甚多有父母者極少固於孝道上軫聖

懐張昭遠望量與恩賜自此朝臣或有丁憂亦乞頒賚其状尋已印出今具官員等第所定支給數目如後

文班左右常侍諫議給事舍人諸部尚書太子賔客諸寺大卿御史中丞國子祭酒詹事左右丞諸部侍郎絹三十匹布二十匹粟麥各二十五石起居補闕拾遺侍御史殿中監察御史左右庶子諸寺少卿國子監司業河南少尹左右諭德諸部郎中員外郎太常博士絹二十匹布一十五匹粟麥各一十五石國子博士五經博

士兩縣令著作郎太常宗正殿中丞諸局奉御大理寺太子中允洗馬左右贊善太子中舍司天五官正絹布各一十五匹粟麥各一十石左右諸衛大將軍左右諸衛將軍絹二十匹布一十五匹粟麥各一十五石左右率府副帥絹布各一十五匹粟麥一十石奉勅宜依其張昭遠所支絹布粟麥仍依所定官資頒給

乾學案五代之時天下之亂極矣一時君臣皆苟且立國宜其於典禮之事無暇詳及乃

長興年中廷臣議禮之章不一而足且值國計匱乏之時而於羣臣之恩卹有加焉不但卹及於大臣并且卹及於庶士是何情之周禮之備也此即全盛之朝有所不逮可以五代而輕之哉後世帝王欲舉體羣臣之典而行之則此亦在所取法矣

宋史禮志賻贈凡近臣及帶職事官薨非詔葬者如有喪訃及遷葬皆賜賻贈鴻臚寺與入內內侍省以舊例

取旨其嘗踐兩府或任近侍者多增其數絹自五百匹至五十匹錢自五十萬至五萬又賜羊酒有差其優者仍給米麥香燭自中書樞密而下至兩省五品三司三館職事內職軍校并執事禁近者亡歿及父母近親喪皆有贈賜宗室期功袒免乳母殤子及女出適者各有常數其特恩加賜者各以輕重為隆殺焉建隆元年十月詔有死於矢石者人給絹三匹仍復其家三年長吏存撫之慶歷二年詔陣亡軍校無子孫者賜其家錢揩

揮使七萬副指揮使六萬軍使都頭副兵馬使副都頭
五萬熙寧七年參酌舊制著為新式諸臣喪兩人以上
各該支賜孝贈只就數多者給官與職各該賻贈者從
多給差遣權并同權發遣並與正同諸兩府使相宣徽
使并前任宰臣問疾或澆奠已賜不願勑葬者并宗室
不經澆奠支賜雖不係勑葬並支賻贈餘但經問疾或
澆奠支賜或勑葬者更不支賻贈前兩府如澆奠只支
賻贈仍加絹一百布一百羊酒米麪各一十諸支賜孝

贈在京羊每口支錢一貫以折第二等絹充每匹折錢一貫三百文餘支本色在外米支白秔米麪每石支小麥五斗酒支細色餘依價錢諸文臣卿監以上武臣元係諸司使以上分司致仕身亡者其賻贈並依見任官三分中給二限百日内經所在官司投狀召命官保關申限外不給待制觀察使以上更不合保元豐五年詔鄜延路没於王事有家屬見今在本路欲歸鄉者給賻外其大使臣以上更支行李錢百千小使臣五十千差

使殿侍三十千其餘比類支給紹興二十六年詔今後命官實因幹辦公事邂逅非理致死者並遵依舊法所有李光申請於紹興條內添注日限指揮更不施行舊法非理致死者謂焚溺墜壓之類通判以上賜銀五百兩餘三百兩職司以上取旨初紹興二年五月吏部侍郎李光申明立定折跌骨五十餘日三十日內身亡之人並支前項銀數至是戶部侍郎宋貺言自立定日限後來多是因他病身故之人子孫規圖賞給計會所屬

旋作差出名目陳乞保奏誠為欺罔故有是命

政和五禮新儀品官喪儀若遣使致賻使者至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箱奉玄纁束帛立於使者之側凡賻通以貨財則不限以玄纁束帛贊者入告主人立哭贊者引使者入立於門内之西東面從者以箱授使者主人哭止使者奉箱少進東面曰某封某官使某賻主人哭再拜使者又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使者出主人拜送若使者致物不以器掌事者迓受之不委於地餘賻物則從者執之至於使者之側掌事

者受之以東藏之

庶人喪儀若遣使致賻使者至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箱奉玄纁束帛立於使者之側凡賻通以貨財不限以玄纁束帛賛者入告主人立哭賛者引使者入立於門内之西東面從者以箱授使者主人哭止使者奉箱少進東面曰某封若某官使某賻無官者曰某人主人哭再拜使者又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使出主人拜送若使者致物不以篚掌事者迓受之不委於地餘賻物者從者執之立於使者之側掌事者受之以東藏之

司馬氏書儀其所賻襚者則先遣人以書致之（書儀然在後）後往弔既弔而致之亦可也（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故古有含襚賵賻之禮皆所以矜恤喪家助其斂葬也今人皆送紙錢焚為灰燼何益喪家不若復賻襚之禮既不用珠玉則含禮可廢又今人亦無以車馬助喪者則賵禮亦不必存也凡金帛錢穀之類皆可謂之貨財其多少之數則無常準繫其家之貧富親之遠近情之厚薄自片衣尺帛百錢斗粟以上皆可行之勝於無也孔子過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蓋君子行禮情與物必相副苟第哭雖哀而無賻襚以將之亦君子所恥也前漢王丹友人喪親河南太守陳遵為護喪賻助甚豊丹乃懷縑一疋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然則物豊而誠不副亦君子所不為也古記曰不以靡沒禮不以菲廢禮

此之謂也昔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然則為人之子孫者豈可幸其親之喪以利其家邪彼為祭器且不可況實囊槖增産業乎故當使司貨别置歷收之古者祖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賵所以存録之今宜俟其人至則司貨以歷示之知其得達於主人也其物專供喪用有餘則班諸親戚之貧者凡賻襚之物執事者必先執之北面白尸柩雜記曰凡將命鄉殯將命盖含襚賵賻主為死者故也若已葬則白於靈座然後白主人次白護喪以授司貨書於别歷而藏之以待喪用其同族有服之親賻襚之物不白主人以通財故也若主人已成服則衰絰杖哭禮受弔不迎賓而送之賓進弔主人曰

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蒙賜慰問不勝哀感稽顙而後拜稽顙謂以頭觸地若非三年之喪則拜後稽顙賓荅拜自非親戚雖平日受拜至是須賓主相拜主人置杖坐兀子不設坐褥或設白褥茶湯至則不執托子賓退釋杖而送之此皆俗禮然亦表哀素之心故從之其非三年之喪未成服則小帽勒帛既成服則服其服而出辭云私門不幸某親喪亡蒙賜慰問不勝哀感拜而後稽顙餘皆如常儀

明會典優給則例洪武二十六年定凡陣亡失陷傷故

渰沒者全支邊遠守禦出征并出海運糧病故者減半

一品米六十石麻布六十匹　二品米五十石麻布五十匹　三品四品米四十石麻布四十匹　五品六品米三十石麻布三十匹　凡公侯不分病故陣亡止給麻布一百匹　嘉靖六年定凡在京文武官員及夫人病故止與應得祭葬其齋糧麻布一體裁革

湛若水答人辭賻書承辱厚贈豈勝哀感揆之於心實有未安往者慈親無恙苟以悅養為心辭受取舍不必公義今則長已矣復何為哉苟有餘資尚欲分散以處窮約況又苟取乎自失恃以求沾迹知舊餽

遺一切辭謝雖古禮附身非時義雖虛既親死之謂何又因利以為家焉亦君子之所惡也且在禮孟獻子既葬司徒旅歸四方之布言不可有其餘賻以利為利也惟高明念我以德而處我以禮焉不勝哀感之至

李濂徵賻荅問曰汴省有卒於官者其寮寀憫其亡也思有以賙之寀牒下屬徵賻或問於嵩渚子曰卒於官而下屬徵賻可乎曰不可也檀弓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不可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夫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為利也子碩欲粥其庶母以供葬事其貧甚矣然子柳猶惡其家於喪焉古人之安貧守禮如此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夫世衰道

微時人皆貪而敝子之家獨能守禮如此故夫子曰可也盖嘉其廉云爾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有害於人乎哉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由一聖三賢之言而觀之則下屬微賻之舉斷乎其不可行也矧州縣之吏藉是以擾吾民者叫囂乎閭里催科鞭笞之下稱貸乾沒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是故為此舉者施之於死者則為不忠施之於死者之子弟則是不以孝廉待其子弟剥下以市恩孰謂知禮者為之乎然則何為紫牒而行之曰徇小仁而破大義盖囿於世俗煦煦之見而不自知其非者也

補遺

賻禮

舊唐書郝處俊傳處俊開曜元年薨高宗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終祭以少牢贈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令百官赴哭給靈轝并家口遞還鄉官供葬事其子祕書郎北叟上表辭所贈賜及葬遞之事高宗不許侍中裴炎曰處俊臨亡臣往見之屬臣曰生既無益明時死後何宜煩費瞑目之後儻有恩賜贈物及歸鄉遞送葬日營造不欲勞官司供給高宗深嘉歎之從其遺意唯加贈物而已

讀禮通考卷六十